

胡适／著——陈平原／导读——

尝试集·尝试后集

zhongguo ren 20

贵州教育出版社

胡适／著——陈平原／导读——

尝试集·尝试后集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尝试集;尝试后集/胡适著;陈平原注释.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1
(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ISBN 7-80650-153-3

I. ①尝…②尝… II. ①胡…②陈… III. 新诗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147 号

尝试集·尝试后集

胡 适 著 陈平原 导读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贵阳圣泉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张字数 8.5 印张 212 千字
印 数 1-3,230(册)
版次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153-3/I·16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三桥下五里 电话:4843555 邮编:550008

20 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尝试集》和《尝试后集》的版权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授予

尝试集·尝试后集

胡 适 著
陈平原 导读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

丛书主编/陈平原

丛书编委/孙玉石 钱理群 洪子诚 葛兆光

王守常 陈平原 朱正琳

出版统筹/朱正琳 奚晓青

装帧设计/曹琼德

责任编辑/卓守忠

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传”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1999 年 12 月 14 日

目 录

导读: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陈平原(1)
--------------------------------	--------

尝 试 集

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序一)	(67)
尝试篇(代序二)	(68)
四版自序	(69)

第一编

蝴蝶	(73)
赠朱经农	(74)
中秋	(76)
江上	(77)
黄克强先生哀辞	(78)
十二月五夜月	(79)
沁园春·二十五岁生日自寿	(80)
病中得冬秀书	(81)
“赫贞旦”答叔永	(82)
生查子	(83)
景不徙篇	(84)
朋友篇(寄怡荪、经农)	(85)
文学篇(别叔永、杏佛、颢庄)	(86)

百字令(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88)
--------------------------	------

第二编

鸽子	(90)
老鸦	(91)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92)
新婚杂诗(五首存一首)	(93)
老洛伯	(94)
你莫忘记	(99)
如梦令	(100)
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	(101)
关不住了!	(102)
希望	(103)
“应该”	(104)
一颗星儿	(105)
威权	(106)
小诗	(107)
乐观	(108)
上山	(110)
一颗遭劫的星	(112)

第三编

许怡荪	(115)
一笑	(117)
我们三个朋友	(118)
湖上	(120)
艺术	(121)
例外	(122)

梦与诗	(123)
礼!	(124)
十一月二十四夜	(125)
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126)
醉与爱	(127)
平民学校校歌	(128)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附萧友梅先生作的谱)	(130)
死者	(133)
双十节的鬼歌	(134)
希望	(136)
晨星篇(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137)

附录:去国集

自序	(140)
耶稣诞节歌	(141)
大雪放歌	(142)
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	(143)
哀希腊歌	(144)
自杀篇	(158)
老树行	(160)
满庭芳	(162)
临江仙	(163)
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	(164)
沁园春·别杨杏佛	(165)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	(166)
相思	(168)
秋声	(169)

秋柳·····	(171)
沁园春·誓诗·····	(172)
《尝试集》序(钱玄同)·····	(173)
《尝试集》自序·····	(182)
《尝试集》再版自序·····	(196)

尝 试 后 集

题辞·····	(204)
大明湖·····	(205)
回向·····	(206)
烟霞洞·····	(207)
秘魔崖月夜·····	(208)
小诗·····	(209)
江城子·····	(210)
鹊桥仙·七夕·····	(211)
多谢·····	(212)
译白郎宁的《清晨的分别》·····	(213)
译白郎宁的《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214)
一个人的话·····	(216)
瓶花·····	(217)
译葛德的 Harfenspieler·····	(218)
也是微云·····	(220)
生疏·····	(221)
素斐·····	(222)
旧梦·····	(223)
陶渊明和他的五柳·····	(224)
拟中国科学社的社歌·····	(225)

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227)
高梦旦先生六十岁生日	(228)
中国公学运动会歌	(229)
祝马君武先生五十生日	(230)
送唐瑛女士扇子	(231)
夜坐	(232)
十月九夜在西山	(233)
怎么好?	(234)
狮子(悼志摩)	(236)
读了鹫峰寺的新旧碑记,敬题小诗,呈主人林行规先生	(237)
戏和周启明打油诗	(238)
飞行小赞	(239)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 公墓碑	(240)
大青山公墓碑	(242)
哭丁在君	(243)
无心肝的月亮	(244)
扔了?	(245)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从神户到东京,道中望富士山	(246)
廿六年七月廿三日是高梦旦先生周年忌日,我在庐山 上作此诗寄慰君珊、仲洽	(247)
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	(248)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249)
追哭徐新六	(250)
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	(251)
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	(252)
一枝箭,一只曲子	(253)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255)

导读：经典是怎样形成的

——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

陈平原

中文的“经典”与英文的“CANON”，都是相当郑重的字眼。除了泛指各宗教宣传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还指向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述；其作用，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还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因此，一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往往依靠其产生的“经典著作”来呈现。

承认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可能为人类历史奉献自己的“经典著作”，如此开放的期待视野，无形中大大扩展了“经典”的队伍。基本含义没变，可遴选的标准却大为降低。在宽容的现代人眼中，“经典”可以是临时性的——只要为一时代的读者广泛认可，即不妨冠以此称。这个意义上的“经典”，当然不像《论语》或《圣经》那样“坚不可摧”，而是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沉浮，再最终确定其地位。放眼望去，你会发现，同是“经典”，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两千年，年纪大小与含金量的高低基本上成正比。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

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置疑。

质疑“经典”一词的含义,或者追究某部作品是否浪得虚名,在我看来,都不如探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有意思。因为不管人们如何事后诸葛亮,嘲笑当初并不明智的选择;可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必定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机缘”。而对于解读一时代的文化趣味,这是个绝好的切入角度。

何为经典,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读者,很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答复。在文化价值日趋多元的今日,要想推举众口一词的经典之作,实在是难于上青天。远的还好说,比如评选唐诗宋词;近的可就麻烦多多了,比如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想想谢冕等先生主编那两套关于百年中国的“文学经典”所激起的“公愤”^①,就不难明白其中奥秘。独断之学行不通,于是退而求其次,有了广泛征求意见、由若干著名作家和学者投票确定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②。比起“文学经典”来,“优秀图书”的命名,未免过于平实,在众多“世纪末大餐”面前,显得很不起眼。平静过关固然是好事,可回避了极易引起争议的“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还是有点可惜。

我之关注此话题,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为何世纪末大结账,没

① 参见《文艺报》1997年9月27日第二版《经典,失去共识——关于两部“百年经典”的讨论》所收阎晶明、李杜、韩石山三文。

② 参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8月18日第一版《文学殿堂开摆世纪胜宴:“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揭晓》。

有名篇入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人胡适^①，其《尝试集》竟成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不是评价尺度宽紧的问题，也并非评选者不同导致的偏差，作为新诗人的胡适，有名著而无名篇，此乃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意见。已经几起几落的《尝试集》，目前虽然没有多少读者，可史家就是不敢遗忘。这里涉及两种不同意义的“经典”，一是历久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是事过境迁，隐入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尝试集》无疑属于后者。

我要追问的是，像《尝试集》这样的作品，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除了人所共知的历史机遇与大师推举，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作者本人的努力、同道的支持以及制度的保证，是否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此立说，很大程度并非缘于理论推导，而是胡适《尝试集》删改底本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在一窥庐山真面目的同时，反省“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有趣而又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命题。

一、删诗事件

无论你站在什么文化立场，谈论现代中国“新诗的奠基”，总无法回避胡适的《尝试集》。只是当论者淋漓尽致地褒贬抑扬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即通行本的《尝试集》（增订四版），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心血的凝聚。这部前无古人的新诗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后，当即风行海内，两年间增订两次，销售万册。为使其能够更长久地领异标新，诗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删繁就简。另外，又补充了若干广受好评的新作，并认真撰写了四版自序。在这一借“删诗”确立权威性的过程中，鲁迅等同好

^① 谢冕、钱理群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27年前部分有作品入选的新诗人包括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冯至等五位。